

# 贬就贬吧

文/陈鹏飞

近日读史，突然发现，许多名人都有过被贬的经历。

刘禹锡21岁便进士及第，同年又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这个考试为优中选优的干部选拔测试，录取率极低，可谓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后来因为参与“永贞革新”失败，他于公元805年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后又被连贬至播州（今贵州遵义）、连州（今隶属广东清远）、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偏远地区，直到827年才返回洛阳，贬谪生涯长达23年，足以排在被贬史第一位。令人敬佩的是，他没被这样的贬谪打倒，反倒像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在他的笔下，病树前头是万木春；在他的眼中，旧时王谢那样的大户人家的堂前燕也开始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他的心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一间简陋的屋子照样可以“惟吾德馨”；在他的词间，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或许，正是这样被贬的23年，淬炼了他超越苦难的情怀、参透生命的认知和面向未来的乐观，由此，也成就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

或许，古时的“官场”就是这样的运行机制。柳宗元也因“永贞革新”被贬为邵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10年后接诏书回长安，可呆了不到2个月又被贬到柳州，4年后病逝，享年47岁；韩愈因上奏要求停征税赋而被贬连州阳山，后又因谏迎佛骨进京而被贬潮州；白居易因被认为越职言事而被贬江州司马，所以才有《琵琶行》中的收尾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

到了宋代，官员被贬的情形依旧。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主要的贬谪，所以在镇江金山寺看到李公麟给自己所作的画像时，他有感而发，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来总结自己的一生；欧阳修因上书言事、议论朝政三次被贬，范仲淹也因直言进谏三次被贬。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桩桩被贬，却让这些名人以另一种收获而名垂青史。其实，这一点，司马迁早就在他的《报任安书》中，刻骨铭心地道出自己的感悟：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多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不过，话说回来，人，毕竟是人，是有七情六欲的，是有牵有挂的。对古时的官员们来说，无论他有多么的超脱，其实，晋升本总比被贬要来得开心，甚至还渴望仕途能一直向上，说知足，往往只是口头上的。

大诗人李白在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时，突获赦免，于是写下《早发白帝城》，千里江陵在那个年代怎么可能一日还，那分明是满心的欢喜！孟郊的名作《登科后》，那可真是春风得意，一日都可以看尽长安花；即便是苏轼，甚至都可以这样推测，他哪里就那么想被贬？因为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这样写道：“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是以西汉时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的郡守魏尚自喻，期盼朝廷像汉文帝派冯唐持节去赦免

魏尚那样，重新起用自己。

其实，贬就贬吧，也没啥大不了。只不过，你要能“经得起贬”，否则便没有“后来”。

写下千古名篇《过秦论》的贾谊出身书香门第，师从编定《九章算术》的张苍，打小诗和文章就远近闻名，当时河南的郡守吴公连郡怎么治理都常听他的意见。在20岁时，经吴公推荐，贾谊被汉文帝召见，他改革经济、削弱诸侯、重视边患的独到见解让文帝感到相见恨晚，颇为赏识，很快被破格提拔为博士，随后不到一年，升任大中大夫，又过了一段时间，文帝想把他直接提拔到三公九卿的位置。

只是，这样的神速进步受到周勃等老臣的反对，他们说：这个洛阳来的小子，总是夸夸其谈，总想干预政事，也没有什么真本事，千万不能用。

年轻的帝王总要顾及老臣们的势力，加上贾谊的主张触怒了权贵，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谁知，这样的安排，让他备受打击，于是，在去长沙的路上他就写文章，说那里气候潮湿，自己的命长不了。

到了长沙后，有一天，一只猫头鹰正巧飞进他的房间，于是，他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说猫头鹰都飞进了房间，自己肯定活不了。

再后来，周勃等老臣退位，汉文帝便把贾谊召回长安，只是，这一次没有再问他国家治理方面的事，而是问了些有关鬼神的话题，最后依旧出于爱才，让他去做自己最小儿子梁怀王的老师。这样的关照和信任其实非常人可得，可他却感觉与心中

期望相去甚远。更为不幸的是，后来贾谊有一次跟随梁怀王外出，梁怀王却不小心坠马而死，这让他极度自责，并认为自己真是倒霉，于是天天哭，哭了一年多竟把自己都哭死了，这一年，他33岁。

这位天才少年如流星般地闪过，或许确有运气不佳的成分，但无法否认的是，“经不起贬”是一个直接导火索，遇到一点挫折就要死要活，这样的心性根本无法应对人一生中要遇到的太多不确定性。

事实上，天无绝人之路。人在碰到不如意尤其是挫折、逆境的时候，学会一念之转，往往可能柳暗花明，要不然，人们怎么都说爱迪生是个天才呢？

爱迪生有个很大的实验室，有一天着火了，熊熊大火中他对儿子说：快去找你妈妈来，让她看看这着火。任何人在此情景下，都会沮丧、懊恼，可爱迪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对急急匆匆赶来的妻子说道：虽然这场大火烧去了我很多成绩，可是，它也烧掉了我很多错误，我的很多烂摊子也跟着这场大火烧掉了。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后人都在用自己的思维和方式去传承和续写。只是，所有的尝试和实践，无非都是在反复验证中华文化中一个最为伟大的哲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今天的话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像撂蛋，第一把被人家打了个双下，未必就是坏事。

这，也许是劝慰我们这些普通人想开看透和继续向前走的最为舒心的话语，当然，关乎人生命的事项除外。

# 见茶山

文/肖玲玲

“见茶山”是个乡村咖啡屋。当朋友相约去见茶山时，我还云里雾里地不知去向何方，上网一查，原来就在上党镇五塘村，一个新晋的网红乡村咖啡屋。看到这些，突然就来了精神：那里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邻乡镇啊。去乡村吃午饭吧，朋友说。

定位上党雨荷家庭农场，显示14公里，33分钟。听说那边的农家菜不错，就心向往之。导航指引着我们国道，省道，乡道，村道，一路穿过几个涵洞，拐了好多弯，时间已近12点半，才到了那里。停车，只见两个男人在门口忙活，便上前询问可有午饭点菜？答厨师休息。吃闭门羹了，有些遗憾，悻悻上车，忽见路边一棵挂满红灯笼似的柿子树，便再次询问农场主可以摘两个吗，答说可以，只能两个！我们上得车去，继续找吃午饭之地，于是往上党镇而去。在车上想，这段弯弯的路带来的是失望，就像我们人生中的某段历程，但我们同样也收获到了路两边的风景。

很快到了上党镇，见到“龙华饭店”四个字，门关着，以为没人，下去看看吧，停车前往。询问可有饭菜，一个看上去清爽能

干的老板娘说有的。于是点了青菜烧豆腐，炒百叶丝，老鹅烧素鸡。三人边吃边夸老板娘手艺好，老板娘说是原料好，菜是自己种的，老鹅是自己养的，加之党的豆制品远近闻名。饭毕，好好逛了下这个镇子。对这里最早的记忆，是当年来这里参加共青团组织的一个会议，记得路边有个照相馆，会议地点就在照相馆的后面。一晃已近半个世纪，如今记忆已被时空抹成一缕模糊的影像，过去的青葱岁月也早已随风飘散。

午后，车子继续在乡村道路上行驶，路边五彩的树叶，平静的湖水，金黄的稻谷，田埂上的野草，青青的小麦苗，成片的油菜，已收割过的枯黄的稻茬：目之所及，都让我们惊叹乡村原生态之美！十几分钟的车程，便从上党镇到了五塘见茶山咖啡屋。

一座屋，白墙，外墙上醒目的“五塘”二字，“见茶山”三字分别插在茶树之中。院落前一条简易的沙石道两边都是茶园，茶园内的茶树浓绿，绿色铺满望向远方的视野，与青山及天空的蓝色会合，组成自然最美的色彩基调。路边的树叶涂满秋天的色彩，鸟儿时不时唱着歌掠过。

走进茶园，见到有几棵茶树开花了，白色花瓣黄色花蕊，有一点清香味，采了一朵走进咖啡屋，轻放在小桌上。

屋内的装饰颇有文艺范，西窗外的景色正好是茶园连接着的青山，如画一般，朋友说，这就是附加值！南边两窗之间一幅字画意味深长：“见山见海见自己。”屋子的东边是操作台，咖啡的浓香味就从这里飘向野外。屋后一条自建的塑板路，悬在茶树之上，有几道弯，小道边建有几座简易如茅草屋的棚，亦悬在茶树之上，四根立柱，围栏，屋顶仿造茅草屋，四面用塑料薄膜围成，朝路的一边用拉链拉成一道门，棚内一张桌，几张凳，坐下，就在茶园之中，四边可观景。南边有个池塘，塘水清澈，倒映着四周的茶树，塘边用枯树枝围住。文青们说，如果池塘周边是整洁的花草，又该是怎样？这样的素朴，真好！

一壶玫瑰点水，加一块提拉米苏，是我们仨的下午茶。暖洋洋的太阳透过塑料薄膜照在身上，很舒适的感觉，山不大水不深，茶园和秋色就符合你小憩的心情。有一只螳螂不知何时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我们亭前路中

央，引得几个游客前来围观，它不慌不忙，做着模特。螳螂的出现勾起了我对童趣的回忆，小时候在荆树上捉天牛，用竹竿粘知了，还有其他。正想着，金龟子，苍蝇，还有一个叫臭虫的甲壳虫也进了我们的棚，歇在薄膜上与我们共享美好时光。

就这样发着呆，聊着天，看着景，慢慢品着水中的玫瑰香和提拉米苏的甜，太阳已缓缓西下。放空自己的时刻，时间也是静止的。该返程了，当我们将要离开时，见有一些车辆陆续开进来了，原来，这里可看落日下青山时的美景。我随手拍下夕照茶园，照片上竟然多出来一个有晕的小太阳，真是意外的惊喜。

心底还是挺佩服这个咖啡屋主人的创意的，简朴而不失雅致。这里的田园风光，适合退休人群的审美情趣，城里的屋子待久了，藏在心底的乡村情结时而被搅动，乡村的风光正是他们熟悉且向往的。对年轻人来说，咖啡屋里藏着浪漫，加上乡村朴实的气息，浪漫也就有了根基。即如一句古诗：日沉红有影，风定绿无波。回程三人相约，等下雪天，我们再来，坐在透明的茅草棚子里赏雪，也是美事。

## 作者自述

肖玲玲 喜欢摄影写作，有感而发，乐在其中。